

中國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大家喜歡

馬健翎著

長華書店發行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大家喜歡

馬健翎著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時間 一九四四年春。

地點 陝甘寧邊區，接近蔣管區的一個地方。

人物

王三寶 年三十左右，調皮而且嘴巧的二流子，脾氣很大。（簡稱王）

李玉貞 三寶妻，生性溫柔，勤苦愛好，年二十七八。（簡稱李）

羊 娃 男孩，三寶的娃，年八九歲，不能超過十二歲。（簡稱羊）

馮二嬌子 五十幾歲，健康，愉快，勤苦，爽直，會說話。（簡稱馮）

鄉 長 五十幾歲，樸實忠厚，沉着耐心。（簡稱鄉）

石萬明 年四十左右，健壯的農民，口直心快。（簡稱石）

指導員 年三十幾不到四十歲，細心。（簡稱指）
眸 子 男孩，比羊娃大一點。（簡稱眸）

一婦女 農婦，三十幾歲。

自衛軍某 農民。

演出場面

場 次	名 目	登 場 人	物 道	具
第一場	勸說	李、羊、王、馮、鄉		
第二場	借錢	石、王		鋸頭、斧子
第三場	偷線	李、羊、王		紗及布包
第四場	賣線	王		
第五場	告狀	李、羊、馮、鄉、指、 石、王、自衛軍某		兩支紅纓槍花
第六場	變工	王、鄉		鋸頭兩把
第七場	放羊	眸、羊		小鋸頭兩把
第八場	拾糞	王、鄉		鐵鋸、鋸頭、筐
第九場	壓瓜	李、羊		壓瓜工具
第十場	恩妻	王		
第十一場	送飯	馮、一婦女、王		擔子、筐、飯罐 等
第十二場	請客	王、李、羊、鄉、馮		碗、筷、饅頭、 菜、酒

第一場 勸 說

在一個短小的絲絃與打擊樂器配合演奏的悲調聲中幕徐徐開，緊接着鑼子李玉貞拖她的羊娃上。

李 (衣服破爛，但還乾淨，面黃肌瘦，苦眉淚眼。羊娃破鞋赤腳，衣不護體，哭喪着臉，以手壓腹，冷得打顫不止) (唱) (慢西京) 好幾日我母子沒吃飽飯，身無衣最可怕冷月寒天；娃的大他不把正事來幹，每日裏抽大煙還要要錢；可恨我女人家無有能耐，(徵)明哭夜夜哭明兩淚不乾。(落坐)

羊 媽！我餓咧，我肚子痛。(哭着說的)

李 不要緊，再等一會，等你爸爸回來，我叫他想辦法給你弄點吃的。

羊 (哭、抖) 媽！我冷得很。

李 我娃不要哭，來，媽把你抱在懷裏就不冷啦。(把羊抱在懷裏，羊哆嗦，自己不由得傷心掉淚，擦淚)

洋煙鬼王三寶，蓬頭垢面渾身破爛，按一件破皮博上。

王 (唱) (閩調) 王三寶倒了霉心中不快，政府裏禁賭博不讓耍錢；沒賭場從此後無處遊轉，弄不到虧心錢不好抽煙；低下頭我進了自己家院，(截) 憶憂憂坐一旁閉口不言。(坐左)

李 (見王空手回來，很不高興難受地移坐於右) 把鍋子賣了沒有？

王不語

李 我問你把鍋子賣了沒有？

王 (討厭的神氣連看都不看) 賣咧。

李 錢呢？

王 你問他幹啥呢？

李 該買些吃的麼，娃哭了一天咧。

王 愛哭就叫哭。

李 娃餓得肚子疼哩，你知道不知道？

王 我發癟比餓還難受，你知道不知道？

李 你把錢都買了煙咧？

王 都買了還不夠過癟呢。

李 (非常難受地) 噟！好你呢，你常常就不打算日月光景，這不對的，你應當做點正事，人常說只要勤不怕窮，你應當……

王 (很不耐煩地截斷李的話) 好啦好啦，不要說啦，我聽夠啦，又是老一套，我們男子漢比你們女人心裏明白得多呢。

李 明白，明白就該做明白事麼，為什麼……

王 不要你多嘴。

李 嘿！我看咱們這一家就活不下去，跟上你，我們就要餓死。

王 想死了早一點就死，不要麻煩我。

李（有點生氣）你就太把我們不當人看。

王（生氣地站起來）就把你們不當人看，你能怎的？婆姨女子，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簡直不像樣子，怨你的命不強，沒生在好八字上，嘟嘟嘟嘟嘟胡說啥呢，難道你想叫我怕你不成？

李長嘆一聲，拭淚。

羊（哭訴）媽！我餓咧，給我吃啥呢？

李（撫摸羊）不要哭。

羊 我肚子疼，把我餓死了。

李 我娃不哭，慢慢想辦法。

羊（連跳帶哭）不，我就要吃，我就要吃！

王（氣汹汹地把羊從李懷裏拉出來）你狗日的哭！

羊被拉時尖叫，然後害怕地嗚咽着。

王（兇眉瞪眼地逼近羊）你哭，你再哭！

李把羊抱懷中，羊嗚咽，李抽搐擦淚。

王又兇又不高興地落坐。

全家沉默一會兒。

馮二嫂子上，穿得樸素乾淨。

馮（唱）（高調）政府裏發動婦女紡棉線，一斤能賺好

多錢，羊娃的媽媽太困難，（截）勸她纺線弄吃穿。
(進門，王見馮，討厭地站過一旁沒有理) 噢！我就沒看見過你有個好臉。

李 (連忙擦乾眼淚) 馮二嬸子快坐下。

馮 噢！你坐麼。(落坐於王的地方看李) 你爲啥哭麼？

李 我沒有哭。

馮 沒哭，兩隻眼哭成兩顆紅桃咧，還沒哭，爲啥事麼？

李長嘆一聲，又擦淚。

馮 你們吃過飯了沒有？

李 吃過啦。

羊 (哭着說) 吃屁呢，兩天都沒有見飯。

李把羊推了兩下，表示禁止他說話。

馮 噢！羊娃媽！我知道你愛好，有難過悄悄裝在肚子裏，你不要把我當外人看，咱們慣了，啥話不能說，說了我還能笑話你麼。

李更傷心地擦淚。

馮 (向王) 王三寶，算你家裏的事，我比算卦先生還靈呢！你又把啥東西賣了，抽了大煙不管家裏餓肚子，羊娃媽說上幾句，又要你吼壓迫人的脾氣呢，你說是不是？

王 (生氣地) 耍脾氣不要脾氣，跟你不相干。

馮 唉！你愛聽就聽，不愛聽了拉倒，眼瞪的跟牛珠子一樣，吃人家？！

王 你少說話。

馮 我告訴你，今年不得過去，鄉長組織全村勞動哩，扎工變工，大家都會參加生產呢，懶人都要種地呢，不讓咱村裏有一個二流子。

王 (羞怒) 誰是二流子，誰是二流子？

馮 (覺得王太糊塗，改用好言相勸) 唷，羊娃太。(唱)

(落子) 羊娃大莫要把臉變，聽我把話對你言：爲人在世要有臉，抽煙賭博大家嫌。你還是一個年輕的人，生產勞動定能成；開幾畝荒來把地種，打下糧食不受窮。大家齊心都勞動，好吃懶做弄不成；莫等衆人把你問，自動改過才光榮。轉面再把羊娃媽的喚，咱們婦女們也要生產；每日裏刁空來紡線，紡線能賺許多錢。

李 (接唱前調) 馮二嬸子本是好心腸，窮人怎能把線紡；買不起車子買不起花，兩手空空無主張。

馮 (接唱) (二心子五更) 羊娃媽你還不知曉，聽我把話說明瞭；(改) (一串鈴) 政府裏好主張，辦了一個合作社給大家幫忙；紡線車子他們給你借，領到了棉花把線紡；紡好線子忙交上，一斤能賺××大洋；只要你勤儉不偷懶，管保你吃飽穿暖不受悽惶。

李 (接唱) 合作社的同志我不熟慣，人家不理咱臉無光；

馮 (接唱) 我是咱村的紡織組長，領你前去量無妨；(落『五更』尾) 哟嘆呀哈咱快走，我引你到前莊。

(白) 羊娃媽，咱就走，我引你到前莊合作社領花領

車子，一天紡幾兩線，滿能顧住你『娘們』兩個的吃喝。（說王）他不生產，叫他餓着，走。

李 好。（起立，整頭）

羊 媽，我要吃。

馮 羊娃，你也跟我們來，我給你饅吃。（說着拖羊走上門來，王轉過臉和馮視線一碰，馬上邁過頭去，馮瞪了王一眼，同李、羊下）

王 嗚了一聲，氣汹汹地獨坐。

鄉長上。

鄉 （唱）（崗調）政府號召多生產，耕二餘一備荒年，
扎工變工大家幹，（截）二流子也不讓他遊手好閒。

（進門）

王 見鄉進來，不滿意地盤坐，扭過頭站立一旁。

鄉 你在家哩。

王 我不在家還跑咧！

鄉 你就常是那樣子。

王 我就是這個樣子麼。

鄉 三寶，你還在抽大煙吧！

王 早就丟完咧。

鄉 你不抽大煙，常到蔣區裏跑啥哩？

王 難道我就不能到蔣區裏轉一轉麼？

鄉 當然能轉麼，不過你的到蔣區，跟人家不一樣，你一去蔣區，就不是幹好事，一定是從那裏搞大煙去咧。

王 你不要隨便冤枉人。

- 鄉 我就不冤枉人。
- 王 不冤枉人，不冤枉人你看見我從蔣區拿回大煙咧？！
- 鄉 好娃呢，我是爲你哩，不是害你哩，你看你抽成個啥樣子咧？簡直跟城隍廟的吊死鬼一樣，有啥好麼？
- 王 反正我從此以後不抽大煙，不犯法就是咧，請你少說那些難聽的話。
- 鄉 那就很好，你近來的光景怎麼樣？
- 王 你放心，餓不死。
- 鄉 餓不死，餓死就遲咧，沒人給你談咧。
- 王 光景好了就好光景，光景壞了就壞光景，你問他幹啥呢？
- 鄉 我想叫你把壞光景變成好光景，你說好不好？
- 王 我的事由我着呢，誰也管不了。
- 鄉 王三寶，這話在咱邊區說不過去，共產黨八路軍一心要壞人變成好人，你不好也不行。
- 王 我不懂得啥叫好人！
- 鄉 勞動生產就是好人，你今年也要參加生產，咱們全鄉立下公約啦，要改變你們這些二流子。
- 王 誰是二流子，隨便給人戴帽子，難道政府不講理？
- 鄉 你就是二流子。
- 王 我什麼地方像二流子？你說！你說！
- 鄉 你好吃懶做，抽煙耍錢，不務正事，渾身上下都是一流子扯成兩流子，一滿是二流子。
- 王 教你把我就說完咧！

鄉 說不完，你只要能生產勞動，你就是好人，我給你正式通知，今年你要把煙戒了，參加生產開荒種地。

王 戀不了！

鄉 戀不了不得行，非戠不可！

王 難道我不種地也算犯法麼？政府就太管的事多咧！

鄉 好娃呢，這是爲你好，你開了新荒地，政府又不徵糧，有吃的有穿的，婆姨娃娃歡天喜地還不好麼？難道你一輩子就當窮洋煙鬼家？婆姨哭，娃娃叫，討的吃，討的要，你心裏就不難受麼？

王 憤咧！不難受，不要你操心。

鄉 我知道你能說，咱們等着看，今年你要是不勞動生產，不得過去。

王 哼！告訴你，我大我媽活着都把我沒辦法，旁人能把我怎？

鄉 噟，三寶！（唱）（崗調）王三寶你莫要那樣傲慢，聽鄉長我把話細講一番：共產黨爲百姓寸步打算，他比咱的親生父母還周全；毛主席號召組織生產，要把咱邊區黨政軍民上上下下齊動員；婆姨女子都要幹，二流子一個也不讓閒；能生產生活就改善，不愁吃來不愁穿；咱邊區人人都發展，豐衣足食好喜歡；（採花）我這樣勸你原爲好，收心改過第一條；希望你早把癮丟掉，上山開荒把地掏。不改過人人把你笑，二流子的臭名去不了；朋友們見你不說話，奸親戚見你把頭搖。大家爲你把心操，政府爲你常來跑；假若是你

再不學好，（截）開一個門爭會悔也遲了。（自）好，我把話給你講明白啦，你早一點把煙丟掉，準備受苦勞動，我就走咧。（下）

王 哼！（唱）（崗調）王三寶來好生氣，鄉長常常把我欺；上山挖地我死也不去，（截）看你把我能怎的。
（發癮打呵欠，晦氣地走下）

第二場 借 錢

石萬明上。

石 （唱）（崗調）石萬明我好高興，這幾年的日月光
景大不同；能吃麵來能吃肉，不像從前受貧窮；這都是
共產黨有本領，政府裏領導人民向前行；適才將鄉
長對我把話論，他言說今年的生產要搞的更兇；毛主
席號召組織勞動，要把那全勞動、半勞動、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牛兒、驢兒、馬兒、扎工變工組織起來，我幫助
你，你幫助我，大家互相幫助，一齊動工；勞動力組織起來了不成，八個人就能做十個人的工；沒牛的人工變牛工，沒驢的人工變驢工；男的女的老漢娃娃都分工，全村裏裏外外沒有閒人；這個計
劃我贊成，今年要特別加油爭取一個勞動英雄；我越
思越想越高興，（截）趕快把鋸頭、鋤頭、犁兒、耙，收拾穩當準備開工。（預先桌子旁邊要放一把鋸
頭，還有鋤頭一把，斧子一把，碎木片幾片。石拿起

斧頭，收拾鑊頭。)

王 (饑餓發癟上) (唱) (二心子五更) 王三寶我發了癟又餓的肚子疼；左思右想沒法子行，沒奈何只得找親朋。不覺得來到石家門，進門去找表兄，明知道他見我不歡迎，厚着臉裝他一個不發紅。(落)(進門)
石正在埋頭苦幹，收拾鑊頭，沒有發覺。

王 (看了一陣，不好意思開口，終於懦怯怯地開口) 表兄！

石 (一見王就討厭，看了王一眼，毫不理他) 做啥呢？

王 我閒轉呢。

石 你就常閒着呢！

王 好你哩！咱們是姑表兄弟麼！我就不能到你家轉一轉談一談嗎？

石 我忙着哩，沒有工夫跟你扯蛋。

王 哎呀(想走，又覺得非得搞一點錢不可，又停住，很低聲懦怯地) 表兄！

石 說你的話。

王 我這幾天實在沒辦法，你給我……

石 我給你啥？

王 你幫助我一下麼。

石 我連我都過不前去，還幫助人呢。

王 你們如今豐衣足食咧，借我一半斗米算什麼呢？

石 米，米是我受了苦才打下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王 看你，好好的談幾句話麼，你給政府還幫助救國公糧

哩麼，咱們是至親麼，更應當幫助才對麼！

石 把你說的比唱的還好，政府是個啥，你是個啥，政府軍隊，保護老百姓，又幫助老百姓過好日子，你是個啥東西！

王 你不要罵人麼！你……

石 對，我罵得不對，我的過，我給你說，今天我啥都不幫助你，現在咱們政府動員全鄉羣衆都要勞動生產，二流子也非勞動不可，只要你把糧丟了，種地生產，慢說咱們是表兄弟，就是另下旁人，我也肯幫助的，今天沒事。

王 你不給我借一斗，借上五升。

石 沒事！

王 三升？

石 沒事！

王 二升？

石 （非常討厭地瞪王）沒事！

王 我開了口了麼！你總不能不給我一點面子。

石 二流子就是個沒有臉，要啥面子哩？

王 你不要太把我當人！

石 是你自己把自己當人。

王 （生氣）姓石的，你不要把話說完把事做完，我姓王的也不是好惹的！

石 我借你是個人情，不借是個本分，我惹你的啥咧？

王 告訴你我姓王的也有點名氣呢，你不給我點面子我惹

你受不了。

石 你不要拿咁話嚇唬我，我不是泥娃娃，摔不爛。告訴你，現在訂下村民公約咧，大家團結，反對壞人呢！從前是好漢怕韃漢，韃漢怕死漢，現在啥都不怕。張怕你，李怕你，大家就不怕你；你不信要個流氓看，把你算啥哩。米是我種的，錢是我掙的，就是不給你這二流子借！（說罷，氣忿忿地下）

王 （乾生氣沒辦法）哎！（唱）（崗調）王三寶我倒了運，生了氣不敢胡亂行；在從前只要把眼瞪，誰敢不對我讓三分；如今人家都齊心，流氓手段要不通；外邊的路子閉了門，（截）回家去、打娃子、罵婆娘、賣盆賣碗耍威風。
（發癮打呵欠，下）

第三場 偷 線

李 （夾一包紗上）（唱）（銀拗絲）李玉貞來喜盈盈，我每日紡線五兩有零；交給合作社，票子到手中；我也是參加生產勞動的人。可恨那羊娃大太的氣人，每日裏胡生事不去煙癮；問我硬要錢，不給還不行，他是個大流氓常常發兇。婦聯會同志常談論，她們說男和女應當平等，男人不學好，女人要鬥爭；不應該常受壓迫不出聲。從此後我要和他鬥爭，他要是耍脾氣那可不行；婦聯會幫助我，告狀定能贏，（截）我要